棉襖

我們學校裡有一位老工友，退伍軍人，我們稱他為張伯伯。春節以前，我要到大陸的杭州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，張伯伯聽說以後，來找我，說有事要請我幫忙。

張伯伯給我看一件好舊好舊的棉襖，他顯然早已不穿這件舊衣服了，但是看起來這件棉襖卻十分有特別的意義。

原來張伯伯曾經參與過徐蚌會戰，當時戰況非常慘烈，張伯伯的部隊曾經有一段時間被共軍團團圍住，雖然我們的空軍也試圖空投糧食和彈藥，但是常常空投到了敵人的陣地，所以張伯伯經常活在飢寒交迫，既無糧草，又缺彈藥的情況之中。

有一天，一批共軍對他們突擊，張伯伯他們將對方擊退了。雖然暫時可以喘口氣，但是張伯伯不僅感到又冷又餓，最嚴重的是他感到非常的口渴，而他僅存的一些飲水也快喝到最後一滴了。

張伯伯看到一位剛才被他打死的一位共軍士兵，他腰上有一個水壺，張伯伯就跑去拿這一個水壺。在張伯伯設法解下水壺的時候，他發現這個小兵還帶了不少的乾糧。

當時天氣越來越冷，而小兵穿了一件很好的棉襖。張伯伯認為小兵已經死了。他就剝下這件棉襖，穿在軍服裡面，他甚至還將這位小兵的鞋了也據為己有了。

張伯伯說，如果不是這件棉襖以及那個小兵的水壺和乾糧，張伯伯可能會凍死，也可能因為缺水缺糧而死在戰場上。所以他一直帶著這件棉襖，因為他一直對棉襖的主人心存感激。

張伯伯突圍以後，在棉襖裡發現了棉襖主人的名字和家鄉，這位小兵的家人將他的名字和住址寫在一張小紙片上，而這張小紙片就塞在棉襖內部的一個口袋裡，小兵的名字叫做李少白，他的家鄉是浙江省白際山裡的一個小村落。

雖然張伯伯對李少白心存感激，卻不敢和他的家人聯絡，因為是他開槍將李少白打死的，當時他自己只有十九歲，他的感覺是李少白死的時候也只有十幾歲。張伯伯來台灣雖然一開始也很苦，可是現在孫子已經在唸清大的電機系，他雖然過得很好，卻一直記掛著李少白的家人，不知道他們生活得怎麼樣。

他給了我一筆錢，叫我帶到大陸去交給李少白的家人，他說大陸鄉下人多半住在老地方，我應該找得到這個地方的。

張伯伯請我務必告訴李少白的家人，他雖然打死了李少白，他卻絕對和李少白無冤無仇，他家很窮，當兵是迫不得已的事，當時他也弄不清他為什麼要打共產黨，他也相信李少白和他一樣，一心一意只想早日打完仗，好回去耕田。他說「我們都是小老百姓，我們小老百姓之間是沒有仇恨的，是大人物叫我打仗的，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我在杭州開完會以後，就去白際山了。我們開會的時候，我逢人就問白際山怎麼去，沒有一位知道。我只有自己想辦法，換了好幾種交通工具，最後包了一部汽車往白際山上的那個小村落駛去。

李少白的老家在山上，說實話，這裡不僅落後，而且也相當地荒涼，上山的公路巔得厲害，一路上看不到幾戶人家，汽車更是幾乎完全看不到，偶然可以看到公共汽車帶人上下山。因為是冬天，所有的樹木都沒有葉子，這部汽車似乎沒有什麼暖氣，虧得我穿了一件羽毛衣，再加上當天有太陽，我還不覺得太冷。村莊到了，我們東問西問，居然找到了李少白的家。鄉下人很少看到汽車來訪，紛紛出來看我這個不速之客是何許人也。

這個家似乎人很多，其中有一位長者，他行動不便，必須靠拐杖才能走路，他招呼我坐下。我忽然緊張了起來，不知該如何啟口。

我結結巴巴地將張伯伯的故事講完，也完整地轉述了張伯伯那段「小老百姓彼此無冤無仇」的談話，最後我拿出了那張已經發黃了的紙片，上面有李少白三個字。

老先生將那張紙片拿去看，整個屋子的人鴉雀無聲，都在等他說話。老先生的手有一點抖，他看了這張紙片以後，終於說話了，他說「我就是李少白，我沒有死。」

故事是這樣的，李少白在前一天的戰鬥中被一槍打中了大腿，當場就完全不能動了，一步也不能走，連爬都不能。他的連長找了兩個其他的小兵，將他放上了一個擔架，蓋上一床棉被，叫這兩個小兵將他送到後方的一個醫護站去。

李少白有一個伙伴，在李少白快離開的時候，這個軍中伙伴請他給他水壺和乾糧，因為後方不會缺水缺糧的，李少白不僅給了他水和乾糧，也給了他棉襖和鞋了，他反正短時間已經不可能走路，而且棉被也夠暖。他完全沒有想到他的伙伴第二天就陣亡了。他雖然到了醫護站，卻成了殘障者，走路要靠拐杖，解放軍給了他一筆錢，叫他回家。他有時也曾想到他的那位伙伴，但不知如何和他聯絡，今天才知道伙伴早已離開了人世。

老人的一番話，使我不知該說什麼，我決定不提張伯伯託我帶錢來的事，因為我擔心老人家會怕觸霉頭，還好李老先生打破了僵硬的氣氛，叫人弄來一大碗熱騰騰的粥，也弄來了一些小菜，招呼我們吃。我吃得津津有味，從來沒有想到可以用粥來招待訪客。

李老先生問我張伯伯在台灣生活的情形，我告訴他張伯伯在軍中時當然很苦，退伍以後，生活稍為改善了一些，最近是很舒服的了，不愁吃，不愁穿。

李老先生說他苦了一輩子，因為他是個農人，卻不能種田，虧得他太太始終對他非常好，他的家人也一直沒有嫌棄他。

我告訴李老先生張伯伯的兩個兒子都是工人，但孫子都受了良好的教育，其中有一位還是新竹清華大學電機系的學生。

李老先生一聽到這些，忽然興奮了起來，他說他的兒子們都是農人，但有一個孫子快上大學了。這個孫子極為聰明，縣政府給他獎學金，使他能到城裡的高中去唸書，他今年高三，模擬考的分數非常高，一定可以進入重點大學，現在是寒假期間，孫子放假，現在雖然不在家，但馬上就要回來了。

我總算看到了這個聰明的小子，他說他的分數應該可以進北京清華大學的電機系，我勸他萬一進不到清華，進入交大也相當好了。這位年青人對我這位來自台灣的訪客極有興趣，他說他一輩子就只有一個願望，進入台積電裡面去參觀一下。他又透露了他的另一願望：聽張惠妹的歌。他告訴我他的宿舍裡有張惠妹的海報。

我臨機一動，將我的羽毛衣脫下來，送給了這位年青人，我這件羽毛衣極為漂亮，是我太太買給我的，我太太很怕我有糟老頭子的模樣，所以經常替我買一些穿起來很帥的衣服，可惜我已白髮蒼蒼，再帥的衣服，穿在我的身上就不帥了。年青人立刻穿上了這件羽毛衣，果真奇帥無比，他說將來一定要在清華園裡穿這件衣服照一張像。

而我呢！脫下了羽毛衣，我忽然感到了一陣寒意。李老先生看出了這點，他去屋裡找了一件棉襖送給了我。

李老先生和我殷殷道別，他叫我轉告張伯伯多多保重，也叫我問候張伯伯的家人，希望大家都能安居樂業。

這件棉襖又跟著我飄洋過海，在飛機上，我卻獲得了空中小姐的讚美，她說她從來沒有看到這麼帥的衣服，還問我哪裡買的。

我見到了張伯伯，他很高興李少白現在生活得很好，但是他對於那位不知名的恩人心裡有無限的虧欠之情。我無法勸他看開一點，我沒有經歷過那一場可怕的戰爭，也許無法瞭解老兵的想法。

張伯伯在新竹清華大學唸書的孫子正好來看爺爺，他一眼就看上了那件大陸鄉下人穿的棉襖，苦苦哀求我送他，我發現他穿了那件棉襖，的確很酷。看了這位台灣年青人的樣子，我立刻想起了那位即將在大陸上大學的年青人。

我真羨慕張伯伯和李老先生的兩個孫子，他們都有好的前程，他們如果相遇，一定是在非常愉快的場合，也許會在張惠妹的演唱會，也可能是在一個半導體的會議中，他們絕不會像他們爺爺們那樣，在寒冷的戰場上見面了。